



她是人？是妖？还是具有异能之童？有问题的是你？是我？还是她？
惊悚悬疑背后的真相，等待时间给我们揭开最终的谜底。
其实，答案隐藏在每一个人的心底……

清丽诡异的文字中让你感动落泪



家有诡女

Jiayou
guinv

之上◎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红袖添香文学原创网站超人气都市新惊悚小说

感动百万读者的催泪文字，开创悬疑小说的全新风格

拥有无数忠实粉丝的青春美女作家彻底征服你挑剔的阅读口味



家藏鬼文

Jiayou
gunv

藏之书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有诡女/之上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6
ISBN 978 7-80680 632 6 -

I.家… II.之…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4893 号

家有诡女

作者 之上
责任编辑 王大伟 李丹
封面设计 夏成云
版式设计 夏成云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力顺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170 毫米 × 240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632-6
定 价 24.9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43

家有诡女

Jiayou
guyv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遗忘的承诺 001
- 第二章 消逝的婴儿 007
- 第三章 生之幻影 015
- 第四章 爱的变脸 024
- 第五章 肢解的记忆 031
- 第六章 天使与魔鬼 042
- 第七章 撕裂 052
- 第八章 阴暗静心楼 060
- 第九章 与灵共处 067
- 第十章 生无可恋 076
- 第十一章 暗涌 090
- 第十二章 沉默黑洞 102
- 第十三章 无路可退 114
- 第十四章 诡影重重 125



contents 目录

第十五章 刺红 144

第十六章 守望死亡 153

第十七章 寻找真相 163

第十八章 连环 175

第十九章 诡言异形 187

第二十章 致命游戏 195

第二十一章 死而复生 203

第二十二章 真相大白 217



家有诡女
Jiayou
JUYU

战栗的文字中让你感动落泪



第一章 遗忘的承诺

进了家门，反锁，再透过猫眼看看外面……我的一颗心似乎要从胸腔跃出，那女人，竟又站在自己的门外！她毫无血色的脸上，一双眼睛如同玻璃球遇到强光，折射出亮而透彻的光芒。她一直一直盯着这边。

我一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故事，而这漫长的故事中总有一段日子是最为深刻的。

我的故事是从一个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下午开始的。

这个下午，我搭上回家的地铁，浑身酸痛，每一根骨头都承载着工作后的疲惫，人人都跟我差不多的表情，空洞乏味的眼睛，想着家中一成不变的晚餐，细数着周而复始的日子，静默地或站或坐。

今天下班时，段言打电话来，说要出差一周，马上飞往上海。段言在一家公司做行政工作，按理不该出差那么久，这几日，也没听他提起过。

说起来，母亲并不同意我们的婚事。起初是嫌段言所在的城市太远，后又嫌段言对我不够体贴，怕我受了委屈。而我隐隐觉得这些都不是母亲的真实想法。

段言向母亲郑重许诺过会好好待我，她又见我摆出非他不嫁的姿态，才万般不舍地把我交给他。

我随段言来到陌生的城市齐墨，脱离了母亲的管束如出笼之鸟。他视我如掌中的宝，心头的肉，仙女眉心的那颗朱砂，不能否认，我也是幸福得一塌糊涂。婚后我们一直租住在旧式多层楼里。三房两厅的房子，南北通透，只是太大了些，很多房间都空着，放杂物，关着门。

我生来胆小，不愿独处，夜里去洗手间也要他陪。一个人走过那些房间，有如



锋芒在背，房子太老，总会带着历史的气息。

段言总是半闭着疲惫的眼睛，搂着我走过一个个房间，然后站在厕所门口一遍遍地问：“胆小鬼，完了没有？”我一定要他睁开眼睛看着我才行，段言通常会走过来扭扭我的鼻子，轻轻拍一下我的背说：“小乖，把你宠坏了。”

天有凉意。楼下很静，风吹着小树沙沙轻响。我从包里哗啦啦地翻找钥匙，抬头，不远处站了个人，黑缎子头巾遮了半个脸，看不出男女，黑衣黑裤，雪白的鞋。我从他身边走过，那人一动不动，没有声息。

我匆匆跑上楼梯，开门，探身摸索门口的开关。先开灯、后进门，踮起脚从猫眼向外看一看，这是我进家门的一贯动作。

关门，反锁，钥匙挂在门上——这样，外面打不开，有意外却容易逃生。我摇摇头，笑自己胆小如鼠。

躲在阳台上偷偷向下看，楼下并没有站着什么人。

没有接到段言的电话，自己随便应付了一餐，开着灯，开着电视，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

这是一个光亮吵闹的夜，相安无事。

□□

一大清早，我从沙发上滚下来，迷迷糊糊地从地上爬起来，奔赴工作岗位。这一整天，我都如霜打的茄子，好不容易熬到下班时间，满脑子只剩下两个字：睡觉！

我家住在老区，房子是一梯两户的旧式结构，邻里间老死不相往来，平时静得没有人气。

我慢吞吞地爬了一层，两层，……五层，猛然见有人站在自己家门口，像是昨天遇到的那个人，依旧是黑衣黑裤雪白的鞋。

是个女人，无声无息，黑瀑般的头发散散披下来，遮住脸庞。我后退了两步，双手紧紧护住前胸，却压不住狂乱的心跳，鼓足勇气小声问：“……找谁？”

她双眼亮得出奇，静静地看着我，长发薄衣微微拂动，可是周围根本没有风。

是找对面那家人的吧，自我安慰一番，我故作镇定地转身开门，钥匙却哆哆嗦嗦怎么也插不进锁孔，哗啦啦掉在脚下。

慌慌忙忙进了门，我大气不敢出，头也不敢回，反手轻轻关门，屏住呼吸靠在门上，许久才敢从猫眼向外看：门外是空空的楼道，什么也没有。



我要让段言回家，立刻。

哆嗦着拨下那串熟悉的号码，如果段言今晚就飞回，我只需要等待两个小时。我暗暗地给自己打气：没什么好怕，不要怕。听筒里传出无法接通的信号，一遍一遍拨，都是同样的无法接通。

我转而打电话给最好的朋友燕飞，希望她能来陪陪我，她却正焦头烂额地照顾着孩子，她儿子小龙正发烧。挂电话前她安慰我：“别自己吓自己，睡一觉就好了，你什么时候养猫了？好吵！”

猫？没有养猫，我想。

环顾四周，房内空空荡荡。不知哪一扇门被风吹得“嘭”一声打开，我记起燕飞曾经说起过，这房子活脱脱是恐怖电影布景。

早先是我选中这里，繁华区的公寓房租高得离谱，进进出出各色人等，总是不得安宁。此刻我却暗下决心，段言回来后，搬一个新房子，小户型，一房一厅已足够。

设想着新房，我在沙发上睡着了。亮着灯，又是一个没能安睡的夜，逼真怪异的梦，一个又一个。

清晨歪歪斜斜地挪到洗手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虚肿着眼睛，憔悴得不像话。

我很难集中精力工作，像是喝醉了的人，脚步都有些踉跄。有几个文件做不来，只好让燕飞帮忙。疲于应对复杂的人繁琐的事，就忽略了昨夜的经历，待静下来，心里空落落的，段言一直没有联系我，一个短信都没有。

赶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來。楼下没有再站着什么奇怪的人，我松了口气，上了五楼，空空的，脚下轻松了许多。

进了家门，反锁，再透过猫眼看看外面……我的一颗心似乎要从胸腔跃出，那女人，竟又站在自己的门外！她毫无血色的脸上，一双眼睛如同玻璃球遇到强光，折射出亮而透彻的光芒。她一直一直盯着这边。

我“噫噫噫”后退几步，撞到身后的墙上，眼睛一眨不眨，双手乱抖，腿一软，瘫坐在地上，背贴着墙壁，还不住地东张西望，生怕那女人穿墙透壁，跟了过来。

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我冲过去抓起听筒，颠三倒四地说了几句，磕磕巴巴，语无伦次，段言在那边手足无措：“乖，怎么了，是不是又胡思乱想了？”

我无法细细描述这几天遇到的怪事：离我越来越远的女人，段言的杳无音信，打不通的电话和那些紧闭的门。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段言，好像总有人跟着我，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看到长了猫眼的人！”



正说着，我听到电话那端传来猫的叫，细细绵绵，异常清晰，像春天里女猫的召唤，还掺杂着丝丝的狡黠。

“段言，你房间里有猫吗？”我停止了哭泣。

“没有啊？早点睡吧，我明天给你电话！”不等我说完，段言就挂掉了，再打过去，便是关机。

此时月黑风高，我仿佛隐隐听到哭泣，像是孩子，又像是女人，呜咽着，一声又一声，不肯停息。冷冷的气息从我的鼻孔进进出出，我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越来越清楚。

怕到极限，我反冷静下来，或许人到了绝望的境地就会变得勇敢，死，也不过一瞬。

关掉所有的灯，我把自己扔进了黑夜里，战栗着迎接要来的一切。门外的声控灯没有亮起过，看不清外面，但我知道黑暗中就站着那女人，那双眼睛会突然地烁烁发光。

一声凄厉的叫声划破寂静，门外的灯亮了，没有人，再向下看，一只猫，全身的黑色，只有四个小爪是雪白的。汗从我的额头上，背上，手心里，每一个毛孔，渗出，凝结，一滴滴地滑落。

猫的叫从四面八方传来，起初细细碎碎，后又绵延不绝，一声高过一声，关闭的几个房间里也是，从任何有缝的地方溢出来。稍后又响起猫爪子的抓门声，吱吱嘎嘎，吱吱嘎嘎，纷乱地刺激着我的听觉神经，噪音快要将我吞没。

我一度怀疑自己神经错乱。本能让我胡乱地寻找自救的方法，开灯，开电视，本想让正常的声音将自己带回现实世界。

电视里一片马赛克，渐渐出现了一个宾馆房间的画面，越来越清晰：橙色的灯光，两个赤裸的身体，扭转纠缠在一起，充斥着欲望的贪婪，近了，近了，更近了，我几乎停止了呼吸。

那个背，拥抱过千万遍，何其熟悉，只一眼，我便确定是段言。女人美丽妖娆宝石般的眼睛，依稀就是门外的长发女子。

段言一边动作一边从容地打手机：“乖，怎么了，是不是又胡思乱想了？”他额上的汗，那么清晰，原来快感可以让一切诺言抛至九霄云外。

随着段言加大力度，她对着镜头发出满足的呻吟，唧唧呀呀如春猫一般蛊惑人心。她诡秘地一笑，尖尖的指甲在他的背上划了三道血痕，段言龇牙咧嘴，疼痛难

忍，急着要挂电话：“没有啊？早点睡吧，我明天给你电话！”

又是马赛克，换了新的画面：一扇门。那是十几年前自己老家的门。门外是我家的第一只猫——小贝。

它异常惊恐，爪子细细尖尖，扒在门上死命地抓，伴着哀嚎。我记得当时自己就站在门里面，冷漠地不肯打开。

八岁那年，我闹着向叔叔要小贝，它出生不久还未足月。叔叔说猫仔太小，很难活。我哭着说自己想要一个伙伴，并向叔叔郑重许诺，一定会好好待它。

叔叔经不住我死缠硬磨，才万般不舍地交给我，临走又被他追上嘱咐：“猫很邪，九条命，你要记住你说的话。”

我那么小，哪管什么承诺，但我知道，我需要它，因为我寂寞。

小贝性格柔顺，不贪吃，轻声地叫，静静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从不出门。它信赖我，依赖我，从不懂得防范。

从我把小贝抱来的那天起，母亲就总是埋怨有细菌、有味道，终日唆使我把小贝送人。终有一日，她忍无可忍，说让我把小贝放生，妈妈对我说，野猫可以从杀鸡场里吃到扔掉的鸡杂，会变得肥肥壮壮。

小贝孤独的身影，在门外徘徊了好久，叫到声音嘶哑，才绝望地走开，它那么瘦小，营养不良的样子，我记不清多久没有管过它的吃喝了。

我需要它，便想拥有，不需要，便要离弃，小孩子惯有的自私。

画面出现一个男孩，是隔壁家的小睦。他丢来了一块鸡骨头，饥饿的小贝哪里会知道诱惑背后常有陷阱，它慢慢走过去，被小睦伺机一把抓住，高高地提溜起来。

它惊慌失措地挣扎、撕咬、哀号，却难以逃脱。小睦突然拿出一把尖刀刺向了小贝，一下、两下、三下……一共六刀。鲜血从千疮百孔的身体里喷涌出来，伴随着小睦扭曲的笑……

我慌乱地去抓遥控器，换任何一个频道都是同样的画面，开关失灵。我躲无可躲地看下去：奄奄一息的小贝被丢到地上，小睦转头，又狠狠踩了几下它血肉模糊的小脑袋，扬长而去。

小贝绝望的眼睛定格在屏幕上，湿湿的，迷惑不解地看着我，也许它在后悔它为何要信任人类。

我的心布满了千疮百孔。

楼下，门外，房间里，到处传来嘈杂的猫叫声，凄厉的，哀怨的，愤怒的，淫荡的



……尖针似的钻进我的耳窝，令我头疼欲裂。我瘫坐在沙发上，手脚像被捆绑，拼命集中意志，却无法让自己动一动。

叔叔一早警告过我，猫有九命，很邪，要记得自己的许诺。

请你原谅我，小贝。我听到自己内心的呼喊：我那时小，不懂责任，并不知道你遭受了这样的折磨，否则我不会不开门的。求你，不要用这种方式惩罚我，一切跟段言无关，他的背叛我真的无力承受。

忽然，静了，万籁俱寂。

仿佛一个世纪过去。

我醒来，白的灯，白的墙，白色的床单盖着我，身边是憔悴的段言。我在医院。

段言抚摸着我的头，满眼的疼爱和急切：“你晕倒了，默之。医生说你神经衰弱，可能产生了幻觉。”

哦，幻觉！对我来说，这真是个好消息，如果一切都是幻觉，那么陌生女人是不存在的，他也没有背叛我。

所谓亦真亦幻便是如此，坠身其中，不明真相。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极其虚弱。

出院了，明媚耀眼的阳光，绿色盎然的草坪，门外不曾站着长发的黑衣女子，也听不到诡秘的猫叫声。我不再是一个人提心吊胆地上楼梯，不需要开着灯睡觉，我的保护神此刻正搀扶着我，回到久违的家。

段言进了家门就要先洗澡，他总嫌医院病菌太多。

妈妈打来电话，责怪我许久不跟家里联系。我脑袋夹着听筒，随手收拾着医院里带回来的东西，听母亲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年轻人要学会放松，现在得抑郁症的可多了，你记得邻居那小睦吧，从小就很孤僻的那个，昨天自杀了，捅了自己六刀，血喷得到处都是，很惨的……”

妈妈的话渐渐恍惚，透过洗手间虚掩的门缝，我看到段言的背上有三道深深的血痕。

第二章 消逝的婴儿

我颤抖着双手掬着从身体里流出来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已经被喷头冲洗，红色的血团中有粉色的肉，面目四肢都未成形，一条细细的小尾巴，大概两寸高。我捧着它走到段言面前，他仿佛忽然梦中惊醒：“怎么了？这是什么？”

放下妈妈的电话，我陷入无休无止的猜测中。难道我也得了忧郁症？那些究竟是不是幻觉？我翻阅查询了大量资料，多疑，失眠，幻听，无安全感，不爱说话，我找到不少符合的症状。

“你背上的血痕是怎么弄的？”我还是忍不住问了段言。

“什么血痕？我背上有血吗？”他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拿来镜子，找了个斜的角度照给他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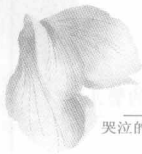
“哪里？有吗？”段言左看右看，似乎寻不到。我用手指指给他看，他咬定说没有。两人都气鼓鼓地上床睡了，大概谁也没有睡着，辗转反侧到半夜时分，段言轻轻地摇了我一下，说：“默之，我想帮你联系一个专家，关于你幻觉的问题。”

虽然心有不甘，三天后我还是跟段言去看了那个心理医生。填完一些资料表格，我坐在了诊疗室中。我有些生气段言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我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病，出问题的说不定是他。

那姓李的专家竟然如此年轻，让我对他的功底大加怀疑。

李医生的单眼皮很好看，笑容也得体。房间里只剩我和他，段言按要求退出去，我小心地问了他几个问题：“你有资格证吗？我们谈话保密吗？有人会监视或者偷听吗？”他一一专业作答，我稍稍放下心来。

“放松，相信我们的职业道德。”他说，“首先，把你的疑惑像讲述他人的故事一



样说给我听，你大胆地说，放松地说，一切会朝好的方向发展。”

“你可能不相信我，因为你不会相信鬼。”我叹一口气。

“许默之小姐不是鬼！”他跟我玩语言游戏，这是职业习惯。

我无声地笑一下，接着说：“我看见了十几年前养的猫，哦，不，是它的灵魂……”如此这般，我便讲了前段时间的经历，这些我甚至没有这样详细地讲给段言听。

我已经开始信赖他了。

“我相信你的诚实，你没有必要对我撒谎，但是，你真的产生了幻觉和幻听，比较严重了。”他帮我确诊。

“何以见得？”

“世上没有鬼，也没有谁能这样变人变兽地出现在不同时空。而幻觉可以。你这样的情况已不新鲜，症状突出。不必难过，配合医生，不用多久就会好的。”他安慰我，我无限悲哀地垂下头，一个好好的身体，脑子出了问题。

他开出药方，是有助于安神睡眠的，又把段言叫进来嘱咐了一番，建议我停止工作，定期来检查，必要时，他可以上门诊疗。

段言搀着我，像搀一个久病的老妇，让我糟糕的情绪来得很快，我将他身体忽然扳过去，猛地掀起他的上衣，亮出他有伤痕的背，指给李医生看。

“看到了吗？是小贝留下的，这不是幻觉！”我情绪有些失控了。

“他背上什么也没有。”他微笑着下了定论，一副司空见惯的表情。我呆住了，揉揉眼睛，伤痕结痂的凹凸清晰可辨，怎么会什么也没有？

段言说：“你再闹，可能就不是来这里了，我要带你去看精神科。”他什么时候开始变了样子，他动不动威胁我，我不是他宠坏的小乖吗？

我流下泪来，示弱了，在“权威”面前，我很快就默认了病患的角色，我竟也开始相信自己哪里不对劲了。

回去的路上，看着车窗外的情景，徒生恐惧，我辨识不清，哪些是真实存在的，哪些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

这是一种极端可怕的状态，绝不像电影或者小说中那么诗意浪漫。也许你跟身边的人说话，其实只是对着空气自言自语，你脚下万丈深渊，你还以为一马平川大步向前。我没有一点安全感，只觉得孤单。心情沮丧到了极点，路上段言帮我给老总打电话辞职，说我身体不适，无法继续工作。我立刻从职业女性变成全职太太，以后，也不方便出门了。

自闭的人就是如此开始的吧，想要安全，除了固步自封，没有其他选择。

段言驾车送我至小区门口，转头去了公司。我一个人走在路上，总觉得有个阴影在我身边，静静地陪我走路。

踏上楼梯，咔嚓，咔嚓，咔嚓，高跟鞋落地有声，空洞地回响。

我虽然神思恍惚，却听到了另外的脚步声。有人在紧随着我的步子上楼，我抬脚，他也抬脚，我落下，那人也跟着落下，声响一致，但，分明是两人合并的脚步声。

即使汗毛直立，手脚发麻，我还是回头看了……

什么也没有，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里疑神疑鬼。我抬脚继续向上走，咔嚓，咔嚓，依旧是两个人的声音。忽然肩膀被拍了一下：“嗨！吓死你！”

竟然是燕飞，这个从小敢作敢为的家伙。她穿了一身的黑色职业套裙，乌亮的长发披在肩上，我嘴里一阵发苦，眉头厌恶地皱了起来。

“哇，你脸色那么难看！胆子小成这样？你怎么突然辞职了？”

她消息可真够灵通。燕飞扶着我的肩膀，看出了我的不悦，随我进了家门。

我定了一下神，看着从小一起长大的燕飞，最相信的莫过于她了。我给她倒了一杯咖啡，又把那段“无稽之谈”的经历说给燕飞听，她不说话了。许久，她抬起头来说：“人类还有很多领域属于未知，比如灵魂，谁也没有权威说一定是不存在的。”

燕飞相信我，这让我温暖了很多。我跟燕飞说，几日之内，我便愚笨了很多，智力水平迅速下跌，快退化到了一加一不敢等于二的地步。

她陪我待了好久，谈到公司刚刚宣布调整工作安排，我退出太过仓促，领导非常不满。她刚得到消息便来找我了，怪我不提前漏风声。

燕飞忽然问我：“默之，你还记得从前快乐的日子吗？”

快乐？好像也没有多快乐，如若燕飞不在我身边，我便独来独往，少女时期像一个寂寞的黑洞。

我摇摇头：“不太记得，你知道的。”

等到天色渐暗，燕飞起身要走，临别看着我的眼睛说：“默之，那个保送名额，因为你的离职，公司可能会留给我。”

哦，名额，我都差点忘记了，本来是保送我去读MBA的，燕飞是候选人，全公司的人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如今，我的大好前程已经易了主。

“也好，替我好好地学。”我祝福她，情同手足，她读我读都一样。

燕飞走后，我百无聊赖地在家等段言，房中没有开灯。工作一停下来，我对他



的依赖便加深了许多。

段言是宠爱我的，他潜心工作不过是为了给我更好的生活，所谓背叛不过是我自己胡思乱想。我对自己说。

段言每次睡前哄我吃药：“小乖，过来，吃掉它。”我便乖乖地吃掉，情况不见好，我嗜睡，噩梦居多，小贝的哀怨凄迷的眼睛还会常常在眼前晃动。

这日，已经过了九点，段言还没有回来，我翻出旧日照片，段言拥着我在上面笑。他穿一身运动装，一张俊朗的脸，笑得好看而特别。

很多回忆便在这张照片的引导下复活，像一尾活泼的鱼儿慢慢游近我，越来越清晰。记得他追我的时候，很多女孩子在追他，新婚之夜，他说了两个字：“终于。”

终于什么？他也不解释，只说终于。

我出门去寻他，不想一个人待在这个空而大的屋子里。走到他公司外面，整栋楼都黑了，我自己按了电梯上楼。他公司门还敞开着，偌大的办公区，一个个方格子办公桌，一排排的文件，静默在那里，没有人。段言的私人办公室虚掩着门，黑的，我轻声叫了他的名字，没有回应。我不敢再向前探寻，转头离开了。

下电梯的时候，肚子微微有点痛，有点饿，还有些恶心。掐指算算月红已过期十几天了。

买了早孕试纸回家测试，果然，中标了。心里感觉有些复杂，它来得不是时候，但毕竟是我和段言第一次孕育的种子，还可称之为：爱的种子。我小心地摸了摸小腹，里面似乎在蠕动，十几天的东西，还没有成形，怎么会动？

段言回来已经很晚，他说加班了，我微笑，没有说我曾经去找过他。

段言把药递给我：“小乖，吃药。”

“不吃，会有副作用。”

段言不明白我的话，一定要我吃下，我说，我们有了种子。段言愣了一下，继而不可置信地笑了起来，兴奋地抱住我在屋子里转了三圈，说：“真的吗？真的？”

日后，我不再吃药，夜夜睡得安心，没有出现幻觉幻听的骚扰。段言却常常半夜惊醒，霍然坐起，说见到怪异的婴儿，有时会被吓出了声。折腾久了，段言便对我的腹部没有了喜悦之情，“孩子”成了他心里沉重的负担，他偶尔说自己没有做父亲的准备或者经济紧张之类，劝我做掉。

三个月后，我的腹日渐隆起，段言日渐冷漠。

他坐在电视前面一动不动，我在洗澡。

洗着洗着，肚子莫名痛起来，忽然就看见殷红的血水顺着腿流下来，我大喊：“段言，段言……”喊了许久，却没有回应。

我颤抖着双手掬着从身体里流出来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已经被喷头冲洗，红色的血团中有粉色的肉，面目四肢都未成形，一条细细的小尾巴，大概两寸高。我捧着它走到段言面前，他仿佛忽然梦中惊醒：“怎么了？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这是我的一部分，这是我本来要精心培育的天使，段言。”

我把胎儿捧给他看，他在皱眉，想呕吐的样子，强忍着，什么也不说。不说也是一种态度，他无话可说。

我不能理解他心思恍惚到如此地步，更不能原谅他的冷漠。那是一个生命，岂容你如此残忍忽略？

出院后，他找来画报给我看，上面有胎儿从受精卵开始到足月分娩的全程图片，我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大概他想告诉我，即使小产，也不该出现那条小尾巴。

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明说。我也没有质问他，为什么在给我炖的鸡汤里面下了药。我无意中看到他裤子口袋里有米非司酮（流产药物）的购买单据。我什么都没有问，经历这场痛楚，我感到巨大的失落和疲惫。

日后，我渐渐贪吃，用各种食物塞满我空虚的胃，每次吃完就想呕吐。反正我一个人 在家，百无聊赖，吃了吐，吐完又吃，折磨过千百次，我体重骤减。段言断定我心理抑郁，劝我安心休养。

我已不再信任他。

每当夜幕降临，我有种奇怪的念头，我想念我的小贝，一颗心时常揪着，因内疚而生疼。怎么就风平浪静了？我甚至想让那黑衣白鞋的长发女人再出现一次，我不知道幻觉是不是都这样逼真，这一切我还懵懵懂懂，没有来得及想明白。

夜色渐浓，我今日装扮一新，从来没有如此细致打扮，手腕涂了淡淡的香水，穿一件黑缎子性感睡衣，露出迷人锁骨，眼上描了粗而重的妩媚眼线，我端坐在镜子面前自我欣赏，静等着段言回来。

他回家，我从他眼神里看到惊艳的效果。夜里他一次次将我送上云端。我其实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这样主动，这样急切，像是在进行着一场预谋。懵懂中像是有一种力量在控制着我，这种力量增加了我的兴奋，狠狠地将他拉向我，不断地撞击中，我说：“我要种……一颗种子……”

之后段言无力地伏在我身上，忽然哭了起来，越哭越压抑，身体无法抑制地抽



动，许久，他说：“其实，我想要离开……你变得怪异……我不要可怕的孩子……天天噩梦……”他一句一句地吐出来，似乎耗完他所有的力气。

我不问他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好奇了，我觉得人生实在是虚虚实实，问不出个所以然。

若有一个新生命，或许可以既往不咎，生活可以重新开始，我天真地想。他的离开计划还没有实施，我便再次感到腹中蠕动了，同样的安逸感再次来临，我轻抚着腹部，坚信一切会随新生命到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次，我仔细了又仔细，谨小慎微，沉默而温柔。我认真地孕育一个生命，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尽管我时常感觉似有尖锐的爪子在挠我的五脏六腑，但痛的同时，我感觉到生命的存在。

段言夜夜晚归，偶尔带回俗艳的香味，我的肚子圆圆鼓鼓对他来说早已失去全部的魅力。我对他的不满，一点点积存，都藏在内心最隐秘的角落。我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肚子，里面的“小种子”在悄悄萌芽，生长。

他隐藏背叛的事实，他下药，他觉得人生无聊，又伤害了我，他拿我当弱智病人，他想离开……那么，我不打算满足他。

多数人在稳定之后显露恶性，没有工作时恐惧，有了工作想跳槽，没有女友时如热锅上的蚂蚁，结婚了便想外面找点刺激，没孩子的时候想造个天使增加乐趣，有了孩子就对他呵斥打骂过足老板瘾。贪婪善变的灵魂。

生命那么漫长，我又如此地寂寞，只有新生可以改变这寂寥的状况。

不久燕飞就启程了，手续已经全部办妥，她电话来跟我告别：“你是我最好的朋友，默之。保重。”放下电话，我多少有些失落，但很快就恢复了那种小小的兴奋。

兴奋什么，我也没弄清楚，还会时常地思念小贝，因此鬼使神差地给孩子取名叫段艾贝。“艾”同“爱”谐音，我内心还是希望段言能爱这个孩子。

也许孩子能让我们暴露所有，所有的私心杂念，所有的痴心妄想，所有的居心叵测。又或者，这个孩子来得那么及时准确，不是我要他来，是他一定要来。

那夜我睡得正熟，半夜被段言摇醒，他瞪着眼睛问我：“你刚才，说什么？”我没有说话，明明是熟睡中被他摇醒，我迷迷糊糊困得睁不开眼睛。

“不对，不对，真的有声音，我以为你讲梦话。”他紧张地看着我，继而呼啦一下掀开被子，眼睛紧紧盯着我大鼓一样的肚皮。里面的小东西正游得欢，把又薄又透明的肚子撑得歪歪扭扭没有正形。

忽然就感到痛了，排山倒海，轮番而来，我咬着牙承受这突如其来的痛楚说：“我